

“**畏惧权力，以及无法承担与权力对抗的后果，成为了受害者无法站出来的重要原因。**”

“既然职场性骚扰这么困扰你，你为什么不辞职？你为什么没有向公安机关求助？案发时你有机会也有条件逃离现场，你为什么没有那么做？你为什么没有放弃任何言语、肢体上的反抗？你有跟他表达过‘我不愿意，别这样’的类似意思吗？”

热播剧《不完美受害人》接近大结局时，警官晏明回忆起自己七年前遇到的一起强奸案。面对受害人，她抛出了上述问题，对方目光躲闪，难以作答。最终因证据不足，案件被撤销。次日，女孩自杀。

很多人理解晏明的发问，用理论上的正义复盘女孩的心理，但站在受害者当下的世界，答案，往往可能只是“没有为什么”。

七年后，又一个不完美受害人出现了。她叫赵寻。从世俗的角度看，她的确不那么完美。不完美受害者就不是受害者了吗？就好比公众对于男性受害者的控诉往往不以为然，认为他们是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，却忘记了受害者并不会因身份不同，性别不同，完美与否，就能免遭伤害，或将伤害美化。

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，就像我们永远不可能把贪婪跟软弱从自己的人性中摘出去。

事实上，受害者不敢说“不”的原因，是复杂的。从2017年开始，有关职场性骚扰/性侵犯的事件开始引发公众关注，《不完美受害者》

编剧高璇和另一位编剧任宝茹研究了国内外大量案例后发现，“受害者总是处在无法说清自己的状态，这就导致她没办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据，整个案件到最后往往不了了之。发声的人要么做了和解，要么败诉，要么被‘荡妇羞辱’”。

权力像一个真空罩子

当“职场性骚扰的核心不是性，而是权力”这句话出现在公众讨论中，《不完美受害者》编剧们醍醐灌顶，开始真正意识到为什么受害者无法开口说“不”。

“我才知道我们年轻或者小时候遭受这些时，自己怕的是什么。”伊娜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“那些恐惧、长期困扰着我们的，不是对方的面目可憎，而是隐晦制度下的权力不对等”。

11年前夏天，在北方一座小城，电影院正热映《桃姐》，那是刘德华与其干妈合作的首部影片。一只粗糙的中年男子右手，不经意间叠放在伊娜手上，她有些惊讶，迟疑两秒钟，轻抽出来，躲闪；对方未罢休，再次有力地放上来，伊娜再次躲闪，来回拉扯了几次，挣扎无效。

男子50多岁，名叫于朴，建筑方面颇有研究，在网络上小有名气。伊娜认识他，也是在网络上，因为工作需要，伊娜在微博私信于朴寻

求合作，征得同意后，伊娜飞往这座北方小城。

那一年，伊娜22岁，如果不出纰漏，再过一个月，她将成为一名正式职员。“刚见面时，他很热情，带我去吃当地美食，去博物馆参观当导游，像师长一样，直到他提出共进晚餐被我拒绝后，又提出看电影，我觉得不对劲了。”伊娜年轻单纯，觉察到对方心思，又拉不下面子拒绝，只好答应赴约。

伊娜清楚记得，那晚于朴站在电影院门口，一袭白色西服，显然刻意精心打扮过。电影放映过半，于朴不再拉手，改为搂肩。伊娜全身细胞都在抗拒，可来自业界权力的压迫感，反而让她的身体越发凹陷到电影院的软皮座椅里，两腿木木的就像灌了铅，动弹不得。

“不敢拒绝，怕他不配合我工作，如果闹僵了，万一他在网络上声讨我，可能我连工作都保不住。”伊娜默许十秒钟后，还是鼓足勇气，用力甩了甩肩膀，特别费劲地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“别这样”，声音很轻，心里却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。

撑到放映结束，伊娜礼貌道别，于朴提出“送送”，恐惧担忧再一次压倒伊娜。她好像无法再次开口说“不”，只好跟他上了一辆出租车。伊娜入住的宾馆在一个小巷子里，巷子很长，路灯昏暗，但余光告诉她，于朴没有走，他悄悄跟在伊娜身后。

“我脑袋一片空白，一路跑进了大堂电梯，怕他知道我的房间号码，又以最快速度刷卡、开门，反锁了房门。”伊娜贴着门，心跳加快。她很后怕，于朴动作之娴熟，感觉之前得逞过，邀约、牵手、搂肩都